

戴倫奧拜恩飾演的溫文智在片中化喪妻悲憤為力量，與恐怖分子對抗。



恐怖主義在全球抬頭，描寫特工如何對抗恐怖分子，揭示政治鬥爭和全球角力的陰謀的電影作品，正好呼應時代。改編自雲斯費連（Vince Flynn）稱霸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的同名小說系列中前傳篇的《美國特工》（American Assassin）昨日在港上映。電影透過特工溫文智（Mitch Rapp）的故事，將政府機關如何運作、臥底行動如何執行呈現大銀幕。飾演溫文智的戴倫奧拜恩（Dylan O'Brien）在訪問中表示，這部特工片與別不同，因為片中主角我行我素，不聽上級命令，而且電影更刻畫出主角成為特工的心路歷程。

文：陳添浚

電影講述中情局新晉特工溫文智（戴倫奧拜恩飾）的未婚妻於恐襲中身亡，副局長甘艾蓮（珊娜拉芬 Sanaa Lathan 飾）委任冷戰老兵賀斯坦（米高基頓 Michael Keaton 飾），訓練痛失摯愛但決意報仇的溫文智，狙擊恐怖主義活動的幕後暴徒。二人在調查連串針對軍方及平民的恐襲過程中，發現重要線索，並與一名伊朗女特工（舒花妮嘉飾）合作，勢要於神秘組織成員「幽靈」在中東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之前將之瓦解，化解核危機，拯救全球安危！

電影中的溫文智在特工界仍是個初哥，但他傾盡全力地學習，希望獲得成為超級特工的技能。因此要找一位年輕新晉，正在成長和蛻變的演員，於是找來了25歲的戴倫奧拜恩，他在《移動迷宮》系列擔演主角湯瑪士，讓導演米高喬達（Michael Cuesta）相信他有膽識和自信去演繹溫文智這角色：「戴倫不是資深的動作影星，正如溫文智也不是一個資深的特工，要透過行動證明自己的能力。而且他跟故事中的溫文智同齡，他可以真實地表現出角色的蛻變。」

與別不同的特工片

戴倫於去年3月在拍攝《移動迷宮》第三集的動作場面期間，被車撞至重傷，休養了近半年才完全康復，又再次立即投入工作，這是因為他同樣被這個非一般的特工故事吸引：「我們看過很多特工片，但很少會告訴你這些特工的心路歷程，或如何踏上特工之路。《美國特工》裡，我們會看一個20多歲的小子，經歷可怕的悲劇，再踏上另一條完全改變了他的道路。」戴倫與CIA工作的



米高基頓飾演的冷戰老兵賀斯坦在片中與溫文智聯手合作。



舒花妮嘉飾演的伊朗女特工協助溫文智化解中東核危機。

人交談時，發現他們都有着相似的故事，所以電影真實感十足：「比如因為一些悲痛經歷，推動他們成為今時今日的特工。」更有趣的是，這個特工厭惡政府的官僚作風，跟其他以仕途為重、紀律嚴明的特工完全不同，完全我行我素和不受教。「最初他只想報復，相信獨自行動更能達到目的，不必被別人牽絆，他更加沒興趣為政府工作。但是，當中情局向他招手，令他發現利用中情局的資源，他可以做到更多。而中情局對溫文智感興趣是因為單看他外表，沒有人會相信他能徒手致人於死地，這令他更深不可測和可更有效率地執行任務。」戴倫續說。



為了演活溫文智一角，戴倫奧拜恩事前與在CIA工作的人溝通。

跟袁之正學習武術

為了應付這個角色的動作打鬥戲分，戴倫跟隨曾參演《新鐵金剛：智破天凶城》、《卧虎藏龍：青冥寶劍》等電影的傳奇武打導師和動作演員袁之正學習武術、武打動作和運用武器。戴倫說：「袁之正給我的訓練，大大幫助我揣摩溫文智這個角色，因為溫文智學習用禪學去抗衡他的憤恨，袁之正教我的不只是拳腳功夫，更談到如何運用人生中艱苦的部分令自己變得更強和更好，這令我獲益良多。」不過，導演卻沒有要求練成爆肌身材，因為他心目中的溫文智是屬於鋼條型的英雄人物：「我們不想將戴倫操得太大隻。新世代的動作英雄，跟80年代那種不同，我們希望戴倫的身形體態能展示出速度、爆炸力和靈活性，就像黑豹一樣。憑高集中力和敏銳觸覺，鎖定獵物後，就蓄勢待發，一擊即殺。」



導演米高喬達此前曾執導動作場面浪接浪的美劇《暗戰》，所以對《美國特工》動作場面的拍攝駕輕就熟。



導演米高喬達指戴倫不是資深的動作影星，與不是一個資深特工的溫文智正好很相似。

導演米高喬達：內心戲同樣精彩

除了動作場面，電影中的內心戲同樣重要。導演米高喬達說：「我喜歡故事裡角色的心理刻畫。故事中有許多爆炸場面，我亦喜歡令人如坐針氈的驚險電影，但我相信如果不關心人物背後的心理和動機，

即使是最緊張刺激的動作場面都會顯得沉悶，因此我們要透過觀察代入溫文智，跟隨他經歷一切，包括最危急的情況。」

戴倫也同意：「溫文智發現手刃仇人其實都不能治療他的傷痛，所

以他要找另一個方法去宣洩憤恨，就是把眼光放大，去做一些能影響世界的事，而不只着眼於個人的復仇。他不能扭轉已發生在他身上的事，但可以為國家效力，保護其他人。」

果熟無形，髮落無聲——《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》



拍攝紀錄片的難處在於沒有預設的對白和情節，甚至沒有演員。如何將每個場景、每位受訪者串聯成故事，帶出深意，很考導演的功力。《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》以大體老師為題材，通過訪問大體老師幾位身邊人，將整個防腐、解剖和安葬的過程和背後的故事呈現給觀眾。難能可貴的是，受訪片段經過剪接之後，還淡淡然滲出點點詩意。

電影其中一幕談到要成為大體老師，需要將遺體放在防腐藥水一年，就好像種水果等待成熟一樣。死者的丈夫聽到之後輕輕一笑，背後卻是如斯沉重。人死如燈滅，但換個角度看，葉落花開，果熟掉落。換個比喻，彷彿重新將往生者注入生命力。這種死後的生命，如同

死者丈夫的莞爾一笑，複雜而沉重。

又有一幕，學生為大體老師落髮，準備解剖課堂，當中穿插死者丈夫游水的畫面。落髮與游泳，兩個動作，陰陽相隔，卻又同樣帶有一種脫離塵世的禪意。到底什麼是死亡？有些人活着猶如行屍走肉，有些人死後卻仍能教育別人。這是大體老師的意義，亦讓人從死亡思考生命的意義，從落髮思考如何在生命中浮游。

電影紀錄了學生上解剖課時的實況，當中一幕幾位同學圍着解剖桌，不知談論着什麼，突然發出陣陣笑聲，立即被旁邊的教授責罵。短短幾秒，卻又如此



電影最後紀錄死者家人在那個靜默的陽光下午，將骨灰撒入泥土種樹的畫面。



《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》劇照。

發人深省。醫學除了是一門學科和技術，更是一份對在生者和往生者的尊重。這種紀錄片中的生活軟事，比起深思熟慮設計的劇情更加強而有力。

電影最後紀錄死者家人在那個靜默的陽光下午，將骨灰撒入泥土種樹的畫

面。這場真正的告別剛好將當初談到的種水果比喻化為真實，果熟無形，髮落無聲。大體老師這種無聲無息的教育，只要想看見，就會看得見。也感謝《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》，讓我們看得更清楚。

文：鄭文峯

日本電視生態港難仿倣



早前筆者到日本旅行，幾乎每晚也在酒店拿起遙控器不停地按按按，了解一下最近當地的電視業走勢。結果和幾年前，甚至十多年前沒分別，除了劇集外，每家電視台都會製作眾多新聞節目和清談騷，單是看藝人們高談闊論也能消磨一整晚。

和靠題材、劇力與卡士做賣點的劇集不同，一個清談騷是否好看，很在乎主持人的功力和嘉賓是否吸引。以台大為例，發問者來來去去都是那班口才較佳的演藝界前輩，而礙於一般演員和歌手未必很願意跑到電視台亮相（單是時間已花費不少），除非有宣傳上需要，否則完全想不到藝人樂於做嘉賓談天說地的原因；坊間張三李四倒希望藉曝光來自我宣傳一番。

在日本便不同了，無論是清談騷、綜藝節目甚至音樂節目，天王級巨星以至三四線搞笑藝人都不會白打工，最低限度都會有若干的出場費（留意，不是只給你50元車馬費），這是沿於日本演藝界有較成熟的經理人公司制度。經理人公司或許是隻「吸血鬼」，會索取藝人約一半「騷錢」，但公司也會靠其外交手腕與業內名氣來替藝人爭取工作機會，不僅亮相節目，甚至是拍劇拍戲、電視或平面廣告等，有「牙力」為藝人提供最大權益。這是來自日本的獨特文化，就算不給藝人面子，好歹也會顧全幕後的顏面，所以藝人一旦不滿現狀想另覓新東家，十居其九都沒有好結果——會全線遭受打壓，這種事屢見不鮮。日本演藝界在這方面是非常團結的，除非新公司有更強勁的實力；但基本上沒有公司願接收這些燙手山芋。

在現今的香港，尤其電視圈，一台獨大的現況相信難以打破。所以歌手亮相音樂節目，想獲得出場費的可能性大概是零。一來經理人制度未夠成熟，二來你覺得自己夠惡，可跟大台討價還價？

文：藝能小子



日本電視節目中，不乏清談騷類型。 電視圖片

紀錄片《三十二》是紀錄了22位倖存的慰安婦為故事。



星



不完美的紀錄，卻感動的尊重——《三十二》



光影畫

震撼。

從互聯網上看到了《三十二》這一部電影。從葬禮中開始，在葬禮中結束。電影片長99分鐘，內容敘述得很平靜，但內心卻是十分

震撼。

《三十二》開拍時在中國內地僅剩的22位「慰安婦」倖存者，用平靜的鏡頭語言訴說了一個又一個扛過了命運的不幸後，來獲得了安靜的晚年的老奶奶們的故事。時光流逝，大多數人雖都過着平淡的生活，但對她們來說傷口卻是難以抹平，往事提起時，依然記憶猶新。

電影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，也沒有催人淚下的配樂，全片無解說、無音樂（除卻僅僅的末段部分），就是這樣構成了電影的全部內容，但這卻營造了一種沉重的氛圍。有些評價說《三十二》在揭瘡疤，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，現在還要拍這種電影有什麼意義？這樣我並不認同。

走訪眾多倖存者的片段集錦，更多的是陳述與關懷，相比藝術性表達，《三十二》的存在意義更加深遠。沒有控訴，沒有指責，沒有什麼不能歸於寂靜。對現今世代的心來說，一切已是歷史。不是去煽動仇恨，而是提醒我們自己：不要忘記！

這部電影不需要任何的電影角度去評論或給予評分，22位倖存者她們所受到的傷害遠遠超過任何人的可以想像。單單是她們站出來面對這般的前塵往事，這一份勇氣便足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。

感謝導演郭柯歷盡艱辛的拍攝，感謝張藝謀低調的以私人名義資助100萬來支持，他們完成一件對歷史作「保育」的使命。很安慰的，是我和女朋友入場觀這部電影時，戲院內中途沒見一人離座，全場沒有手機響聲、沒有說話交談聲……有的，只是零碎的夾雜一些哽咽、飲泣的聲音。電影完結了，也沒有人馬上離場，直到字幕全部結束，一直在平靜的看完「整部」電影。在電影最後聽到了其主題曲《九重山》，一句「只愁命短不愁窮」，叫我一直記着，很是有一點感覺。我慶幸沒有受過當年日軍侵華的傷害，但我從祖父母上得悉，若不是香港當時三年零八個月的淪陷，祖業散盡，我該可是一個有點家財的富二、三代！！

文：chris



受訪者的一舉一動，都令大家感到落淚。